









(九六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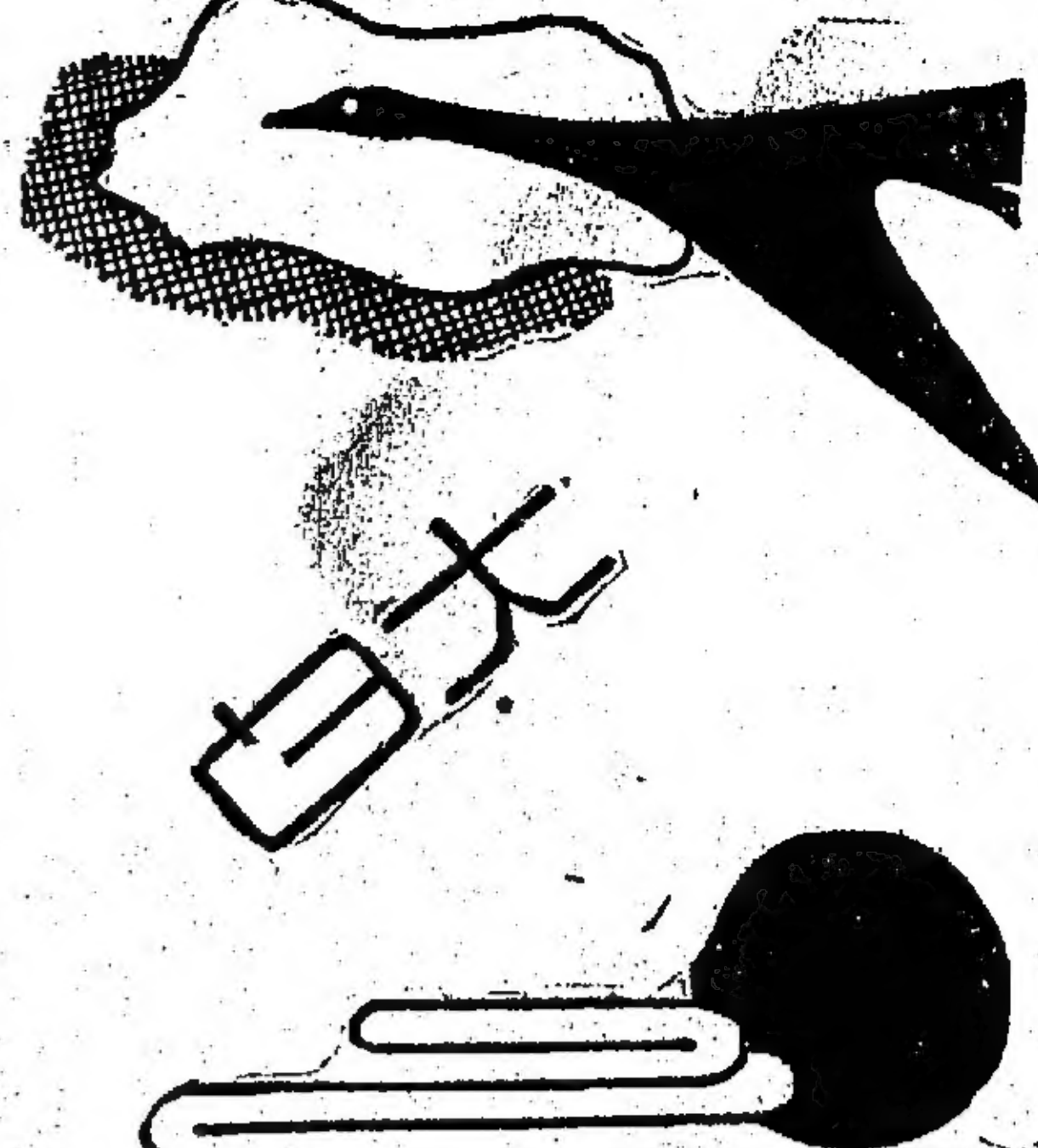
調世  
小說  
宜海汚流  
(四九四)

第十八回： 好利寒恩，薄情忘舊好！  
歌恨如夢，還惘失新歡！ 半月。

明光不覺哈哈的笑着道：「誰叫你是個小獏猴，也不照照自己的臉孔，土泥氣還沒有脫，便要爬到做官的人家來了，我打你，你停兒還不要開玩笑，怎麼會帶這樣的，一個土小子出來現眼呢！」那裏聽得他的話，說還沒有脫完，那薄的臘年，早現一挺身子，祇見他，話時遲，那時快，蹣的衫衫底拉出一根閃着黑光的手鎗，也沒有等到明光說出咬咬的聲音，他的鎗口已經抵着明光的胸口，明光雖然是一個浪子，可也是一生祇在繃繃一般的溫柔鄉裏陶醉，那會和人動手動鎗的，這時看見這一根閃着黑光的手鎗，祇在胸前，彷彿就有千萬隻手捉着他的喉嚨一般，整個人都軟下來，不特沒法說得開，連敷衍的聲音都一個個喊出來了。祖年拉出手鎗之後，也不肯再延遲，手指兒在機紐上一擰，便聽見轟然一聲，明光早像一個破了的銅子的氣囊一般，頹然的跌在地下。鎗彈子正是從他的胸膛穿過，就是十個明光，也不會再有性命。祇見他的胸腹間一個小洞子，慢慢流血着鮮血，濕了他的衣服，也濕了地下。可是，因為鎗聲响鬧，早驚呆了家裏的用人，齊圍集來看，這時的可容，不由驚得呆了。立時覺到一陣昏眩，狠無奈的跌到沙發椅上，大聲哭道：「好孩子，你怎麼會做出這樣的事情來呢！你做下這樣駭人的事情，叫我怎麼來處理啊！」說完了，身體搖搖蕩蕩，似乎就要昏跌下去一樣，有幾個僕婦看見了，連忙上前扶住，讓事的，狠快的倒了一杯白蘭地酒，送到她的唇邊。她喝了一口，倦亂的精神，得酒氣刺激，纔算比較安定了。她直了眼睛，看着祖年，祇是啾啾的發着含糊的聲音，誰也不曉得她在說甚麼。祖年到底是一個熱血少年，那會看見過這樣的怪狀，他心裏想到：「我殺了人，自可由自己來償命，何必令別人家替過。」

第十八回：

海汚流



劉伯溫靈符傳

第七章 骨肉相殘水火妙計張士德殺弟降吳

士護既居客館。便欲辭返萬松橋中。  
王副則另有徐途密計。便謂士護曰。  
徐將軍現在專元。因尙有事欲與張將軍  
面商者。故請將軍多留數日也。士護無  
法。而略明德在萬松嶺代士護統率部眾  
。與南天門山中鄭聚奎。且以士護暫  
居姑蘇城中消息報知麥中郎。并囑其加  
意防守。因告以士護不信已言。隱然同  
駕麗華赴姑蘇。此事必無往兆也。麥中  
郎一聞此消息。大驚。遂夜乃親赴萬松  
嶺見略明德。明德亦驚。謂麥曰。故不  
應離南天門山。吾悉徐田兩人必在此  
一二日便來對付我二人也。麥兄何爲輕  
離防次。致令敵人有隙可乘乎。麥曰。  
事勢如此。當如何應付。明德曰。現在  
第一步只有堅壁清野。徐國興與蘇外各  
黨部聯絡。使勢有恢復。然後始有希望  
矣。麥兄當念返爲之。麥中郎便匆匆返  
南天門山中。下令如明德之言。堅守以  
待。而明德則分頭派人急向吳縣外將士  
撫蓋部聯絡。并因機勢移動。使能連絡  
一氣。在萬松嶺則加派人馬。一氣守四週  
。又派心腹部將何經出據老鳳坑。以爲  
萬松嶺犄角之衝。佈置甫定。已接到報訊  
。謂有大兵已離本山西外下寨。其形  
勢則向山前進也。明德乃謂來將曰。  
徐女俠善用兵。深得伯溫心法。更有田  
大俠之勇猛。其勢實不可當。且今日我  
方只有本山及南天門山兩部部隊可恃  
。其餘尙未有消息回報。以勢測之。則  
徐女俠必不肯向我山前進攻。其在此下  
寨者。必爲聲東擊西之詭計耳。其注意  
反在山後。及南天門山也。因麥中郎年  
少而躁急。所慮者麥兄不能耐守。一出  
而戰。便中敵計矣。遂加派部將趕赴南  
天門山。招聚曰。張將軍被留姑蘇。如  
不速爲救出虎口。豈非對敵將軍不住乎  
。今曰張將軍生死已定。即救之亦死。  
不救反賊者不死也。部眾仍不以爲然。  
明德乃反覆宣其利害。各部將始爲信服  
。而明德便派周金聲率五百人守山背左  
方。又派王昆學率五百人守山背右方。  
其左右前三路皆加派人馬固守。自己則  
率注意山背中路。往來大寨指揮接應。  
而朱熾山前已報訊守將又在離山前二里  
下寨。明德乃謂山前守將曰。但固守勿  
出戰。不論其幾變遷。即在山脚下手亦  
不必驚動也。守將無法。只有依令固守  
。突聞張將軍天崩地裂聲。而山背則火  
光冲天。雲山照耀如同白晝。忽報老鳳  
坑火起。何經已被擒矣。明德嘆曰。安  
有此事。此必中敵人謠言也。乃立斬報  
說之人。益軍聲震然。然後下令將山前  
左右三路丁勇堅守勿出。便親赴山背督  
戰。則見火箭自天飛來。有如雨下。明  
德乃令全營伏地而進。一到山背。便見  
對面敵人架起雲梯。火箭即在此射來。  
明德乃拿繩索過十幾丈以縋身。專用石  
砲應敵。又使部眾在山頂齊擲礮交流  
。灌水而下。使火驚一對。便即熄滅。  
無由蔓延。敵人計不得逞。是夜相持到  
天明。敵人精竭氣收軍去。則擊燭相察  
。只有添設防備。且無法得見。明德獨  
人來去察防備。且料敵人必利用火災  
。因山中松木遍地。高可摩天。有萬松  
之名。實則十萬兩不止此數也。故敵人  
必利用火以焚我山。松燭又易着火。一  
經延燒。便難撲滅矣。故明德乃令鑄鐵  
流。以取灌水。而制其火攻也。但一到  
天明。便完全不見敵人踪跡。有似自天  
飛來。從地過去者。此真令明德更難爲  
計矣。



關於段芝泉死後之種種

前臨時執政段祺瑞之死。關於其遺囑。遲至翌日始發表。聞段之遺囑。爲五年前所預立。開列之遺囑。殊多散生。即取出而修改。本年夏間。舊病復發。段氏每欲與其家人明白宣示。然卒未果也。至中秋節後。已爲最後一次之修改矣。聞當時危急時。其家人曾用種種方法。詢其有無遺言。惟家人已昏迷不能宣語。氣絕後。段氏知其指遺遺囑。遂親將倒架以葬之。迨經十數小時之久。始於一破舊寫字檯抽屜中得之。檢出發後。復認爲未妥善。而以修改。故連兩紙發喪。段氏生前信託。均歸其妻家屬及門人。皆竭力延請贖罪。而爲之誣捏左右。聞之附近露葬路段公館左右之人。自段氏逝世後。自段公館中之和尚。一批進。一批出。較之龍華寺之傳戒。尤爲熱鬧。凡上座之各寺院。無不與大和尚。皆至靈動。每備午飯之餐。拜禮後散出之和尚。勢如潮湧。盛況。確可謂空前絕後者矣。倘有人鑒別新聞片。運到各處。故放映。連科一幫人當院爲奇跡。而大受歡迎者也。又嘗段氏公館。其生活所需。月由某省政府撥支。以某旅公之命也。故該主用旗式。亦奉命唯諾。周期即大曹之段氏。未嘗辭用。顧段氏習慣自約。實無須此鉅款享用。每月祇留數千元。以爲日常需用外。所餘悉以分濟于各安福系之要員。其中如湯壽潛。黎澍志等。皆命。未忍因。故取之亦不吝。乃習以爲常。昨段氏之口。遂。則以此鉅量之津貼。在理。實有取消之列。以此之故。段氏不少因是而發生問題矣。蓋該公館。皆曾任出票者。官權疊滿。自無堪何富。固無須待乎此。自其所影響。惟此中亦有不少願隨清風。藉此以爲生活者。其未且取消。無賴其現在或將來之資計。無賴其現在或將來之資計。而形成本遺而之。於前發生此動。若尤爲安福系中。急欲謀有以解決者。

蕭晦塵善畫

豹子頭

山川靈氣。獨鍾嶺南。以是年來女藝人之產生。有如雨后俊華翬。熊氏三英。何香凝。陳者何。鄭淑嫻也。而現女師校者其表裏者也。而女師校長蕭隆慶。亦爲女畫家也。蕭爲中山學人。嘗任該縣教育局長。及中學校長等職。服務素梓。頗爲努力。爲該縣民所稱道。去年。前女師校長李雪芳。卸職赴粵。由委蕭繼任爲之。蕭之道學學問如何。早已口碑載道。無庸犯者贅述矣。是篇所記者。爲其繪畫之藝術耳。蕭年少時。對繪畫已深感興趣。除日常研究學問而外。嘗拜某畫人爲師。蕭性聰慧。極爲其學畫一事。甚易領要。極爲其畫人所欣賞。能以其藝授之。衆以蕭在閩中不停練習。聽大進。筆法超凡。真逼六法。其所繪之山水畫。清逸秀麗。尤有神彩飛揚之妙。人物花翎宅。皆精細異常。實較國下之女畫人。故不遑多數也。丹青翅翠。妙筆生花。於是隔簾畫畫之名。遠播翅其澤於藝林。且蕭離蕭畫。惟向肖自傲。人有慕其名而求畫者。向無拒之。且深表過人。承印畫。從未有十日畫一山五日畫一水之弊。求畫者既多。是以人之得其真畫者。比皆是。而蕭亦大有長寫長有越寫越有之稱焉。

[illegible][illegible]



